

夏炎德著

法蘭西文學史

于左

夏炎德著

法蘭西文藝史

于左任

邵序

親愛的夏先生：

來書使我想起數年前的舊事。那是當在勞大 （英文班）的時候。我時常見到您在熱忱地追求學問。

記得我當陰鬱的二月天到了上海，看到的中國是比較乏味的方面；但在大學上了數星期的課後，我感到一種深刻的愉快，我看到勞勵大學的學生多有堅實的同情與信心。可以說，這個學校的青年是勇敢的，而且不顧環境惡劣地奮鬥，認清學校最終的目標是在解放祖國。這已經表示一種力量，尤其是一種精神的力量，因為有這種少見的凝固在一起的願望，因為有這種理想，這種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十分珍貴的花。

可以說這羣熱誠的青年已有了相當的成就。種子已長成起來；我是其中幾位青年的證人，親見他們努力的結果；我特別是您夏先生的證人，您這部法蘭西文學史就是您初期成熟的收穫之一種。

我們覺得無須再指出法國文學在人類思想發展中的重要。在西洋文學中，沒有比法國文學更豐富與更多變化的，同時因其趨重於心理、道德的與人道的描寫，也沒有比法國文學更與中國文學相接近的。

若許我來說一句關於研究法國文學的話，我以爲研究法國文學當從十九世紀下手，確切一點說，當從浪漫時期下手，這個時期的文學，充滿着偉大的情感與夢想的崇拜，實是最能適合於年青的心理。更有，這時期的文學，

接受泛濫歐洲的解放潮流，是最國際性的文學，即是說，較少有特殊法國性的文學。各種本原的感情，大自然之愛，雖不是最要，但佔了重要的位置。

所以，且取浪漫主義文學爲交會點而出發，我們可順利地直下在思想的各方面都很豐富的十九世紀文學，這對於自然主義以及現代諸流派文學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準備，因此而在各種微細的分歧複雜的派別中，我們可以避開困難，無所留滯。另一方面，上溯以前的時代，可玩味十八世紀的作品，這時期的文字是神奇地純潔，思想特別是法國式的。更往上溯，則得涉獵比較費解的，所謂「偉大時代」（即黃金時代）——十七世紀文學的藝術與風格。

所有的文學作品總有一部分是根據着特殊的環境（政治事件，風俗習慣，思想潮流等），這些環境於不知其歷史背景的人們必無法了解作品的意義。惟其如此，研究法國文學，須得參閱法國歷史，更好是參閱法國文明史。

我還要以法國人的資格多謝您夏先生，有這樣的好意，將我們國家的作者使您的國人認識。就是說，我祝您這部書成功，這書使兩種思想方式接近，雖則微小，但對於世界的精神和一，必有其貢獻。

一九三三年十月

邵可侶 (Jacques Réclus) 序於北京大學。

洪序

近幾十年來知識的進步，漸漸將文學研究建立在科學的基點之上。現在我們如果以科學的眼光來考量文學，主要地就有兩種不同的路線：一方面，可以從生理學的觀點分析作家的遺傳、體質、個性、才能等這些個人的特色，以洞察他創作的性質，這是所謂生理學的（biological）解釋。另一方面，可以從社會學的觀點體認作家的時代、民族、社會、階級、意識、形態等這些社會的關係，以探求他創作的源泉，這是所謂社會學的（sociological）解釋。

這兩種解釋，一是屬於內的，一是屬於外的，雖然路線不同，而此兩者在文學研究上非但不相衝突，其實還是彼此融合補充的；因為文學創作的過程，本身就含有內外兩方面。

但是在當今的文學界，這兩種解釋卻形成了一個對壘的形勢。有許多執拗地運用生理學解釋的人，以為文學只是作家生理機構所產生的特殊表現，不須依賴其他的因素，因此，他們否定社會條件有左右文學的力量。同樣，也有不少專門運用社會學解釋的人，以為文學純粹為社會生活或集體意識所決定，作家個人無所用其獨特的才力，從而，他們忽視生理氣質有作用文學的可能。這樣的對壘形勢的存在，無形中把個人與社會的聯繫截斷。極端所趨，前者所解釋的作家彷彿是一種孤立的動物，完全與社會脫離關係；後者所意想的作家成了一架全然

被動的機械，沒有一點自由意志可言。

這是一種錯誤！由於他們祇就理解科學的獨特性而不會理解其聯繫性。文學之科學研究的要點，即在運用各關係科學而解釋其全體。生理學的解釋與社會學的解釋二者，在學理上各有充分的根據，不過假若過分誇張其一為唯一的決定力，則吾們對於任何方面都無法加以認可。文學在本質上是個人生理與社會環境的複雜的化合物；要明瞭其個人成分，須求之於生理學（包括心理）的解釋；要明瞭其社會成分，須求之於社會學的解釋。注重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總不能算是完美的解釋。美國現代批評家卡爾佛登（U. F. Calverton）曾這樣說過：『社會學的研究與心理學的研究之綜合，即是吾們對於現代創作的批評之一切健全研究的準備。』總括說一句，吾們要將文學置於科學的基礎上研究，那末對於生理學的解釋與社會學的解釋必須同時加以注意。年來國內社會科學思潮的高漲，使文學研究轉向於社會學的方面，注重找求文學之社會的背景；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然而不幸的是，文學之生理學的方面，往往被人鄙棄抹殺；文學中的所謂個人成分，在一般人過分諱視社會成分之下逗出於人們的視線之外了。這種情形，在目前非常普遍。

所謂生理學的解釋的真義是什麼呢？話就長了。

人們底生理的差別是複雜萬分的。因為生理的差別，就形成了「資質」「天才」「性格」的不同。往往那生在同一時代，過着差不多同樣生活的人，描寫同樣的對象，有的人可以創作極好的文學，有的人卻不能夠；有的縱然也寫得好，但好在另一方面。雪萊（Shelly）、擺倫（Byron）、與堪茨（Keats）是英國同一時代的詩人。

而他們的詩沒有一個是相同的：高乃衣（Cornelle）、賴西納（Racine）與莫利哀（Molière）是法國同一時代的劇作家，而他們的劇本各自表現着一種特色。這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再如亞倫坡（Allan Poe）時的美國文壇，承德國浪漫運動的餘波，描寫恐怖的故事，幾成一時候文壇的風氣；坡所處理的那種惡貓魘夢等恐怖心理的題材，也為同時人勃朗（Brown）等所採用，但是別人的描寫，沒有一個能及得到像坡這樣的慘酷深刻。這豈不是因為坡的遺傳、體質、幼年的環境與他底平素生活所造成的孤癖暗晦的性格都不是他人所能同有的麼？所以僅僅從大體方面知道作者所處的社會背景以及這個背景內所必然常有的生活經驗，還是不足以解釋一個作家底特點的。在日常的與人共有的經驗之外，還有他底非常的特殊的經驗，是非注意不可的。一個人底一種甚或一次的特殊經驗，往往可以在他的生理及心理上，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發生出不能意料的效力。

這種非常經驗，尤其是某種使得作者感受切身的單有的痛苦的，其效力為更大。

就肉體方面說，虛弱或殘疾對於作者底精神生活的影響，最不容輕視。聖柏甫（Saint-Beuve）說：『一切不易說明的事，如彎曲的脚，畸形的背，參錯的肢體及皮膚的皺紋，如果考查其初生時對於人底氣質的決定，以及所謂道德的影響，人或為之吃驚。』不健全的身體，常時造成不健全的心理。這是科學的結論。但有時也有例外；有時反可磨鍊出他一種創造力。如蒲伯（Pope）幼年的虛弱多病，使他成為一個早熟的詩人。彌爾頓（Milton）以垂暮之年，遇目盲窮蹇的命運，竟逼他寫成畢生的力作失樂園。裴德芬（Beethoven）克服了他耳聾的慘酷的不幸，終於作出了最偉大的第九交響樂，而被尊為樂聖。其他如擺倫因一足稍跛而增加興奮，勃朗甯（E. B.

Browning) 因過分柔弱而幽逸退隱，以及蘭勃 (Lamb) 因看護病妹而耐苦犧牲，都顯然的是一種非常經驗，影響了他們底人格，形成了他們底特性，後來充分地具體地表現在他們作品裏。

再就情緒方面說，失戀與精神病等對於創作的內容有更密切的影響。自古由失戀而直接間接產生的文學不知凡幾；作家如哥德 (Goethe)、繆塞 (Musset) 等經過一度失戀後於作品的情趣上總必有一番變化。凡是詩人、藝術家的情緒或行爲，必有與常人不同的變態的地方；依龍白羅沙 (Lombroso) 等說來，是一種病——精神病——的傾向。奧國精神分析學大師佛洛特 (Freud) 認爲精神病出於被抑制的觀念，而大半還是由於性慾之失調，精神病者要發洩人間被抑制的觀念，尤其是要發洩其現在或幼年時被抑制的情慾。他這種學說初起僅應用於生理學或心理學的範圍，漸漸成爲一種普遍的哲學；現在已有很多學者從精神病學的見地來解決文學上的問題。他們研究的結果，以爲詩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精神病者。這種例子觸手皆是，就其最顯著的說，高蹈派與象徵派詩人可說是極好的代表。以「惡魔詩人」之名見稱的波特萊爾 (Baudelaire)，他在詩中所創造的銳敏的戰慄的感覺，如何爲他的飄游浪蕩，濫吃刺戟品與癡狂的心病所決定，是很明白的。威倫納 (Verlaine) 自與蘭波 (Rimbaud) 相識，因迷戀於他的男性美而同性愛，竟拋了他的家庭而一同度着放浪生活，後來又因醋意而不睦，終於以手鎗相見於比利時。其他如巴爾札克 (Balzac) 的狂放，孚祿倍爾 (Flaubert) 的孤癖，莫泊桑 (Maupassant) 的瘋癲以及陀思退伏夫斯基 (Dostoevsky) 的好賭，都是某種程度的精神病。所以諾道 (Nordan) 竟敢斷言所有近代的文學不外是精神病者的囈語。他這話未免失之偏激，然也含有一部分確實性。

精神分析學在分析作家的情緒上，是極有幫助的。

這種變態的起原，不外是人們遭遇困難時的一種應付或一種逃避。方式千姿萬態，這裏姑引幾個顯例如下：

一、昇華 (sublimation) 昇華原是化學上的名詞，化合物從固體變為氣體，中間不經過液體的階段，謂之昇華。在人的行為上，如因向某一女子求婚不成，退而與之作精神上的友愛，或因某種抱負不能達到而借詩文以寓壯志；這些吾們同樣稱之為昇華作用。歷史上的偉人常將他的生活資料昇華到他的創作上去。但丁 (Dante) 在九歲時見到一個與他同年的女孩比特麗斯，許多年後兩人在佛羅棱斯街上重逢一次，他們從未有過交談，而比特麗斯的印象卻永遠深鑄在但丁的心上，此女死時但丁悲不得釋，他的神曲就是為逝去了的比特麗斯寫的。

二、解嘲 (rationalization) 伊索寓言中有這樣的一段故事，一個狐狸經過一處棚架，上面掛着鮮美的葡萄，他饑涎欲滴，但因攀折不及，只有自語着：『吾可確定那些葡萄是酸的呀！』這真是道破了人情的奧秘。許多人為着所求不遂，反而對於他們所盼望的事出以諷笑與鄙棄，文人不得志，故作超脫之談，都是這種作用。這種解嘲的態度可說是失望者的自慰，也可說是內心情緒的「合理化」。

三、執迷 (obsession) 普通人在某種情形之下受過了幾次窘迫，以後遇到類似的情形必視為畏途，自己猶如驚弓之鳥，避之唯恐不速；雖然事實上情形已與當初不同，而仍不敢作再度的嘗試。或在某種情形之下，獲得一次意外快感，亦是如此；牢不肯改，堅不允捨。許多文人保留他們底怪僻的脾氣與習慣——如章太炎的好寫古字——就是這種執迷的作祟。

四、彌補 (compensation) 人當他發見到自己某一部分有缺陷的時候，必然竭力設法彌補；而適當的彌補，確乎可以維持他智慧上的平衡。譬如盲子因失掉了他的視覺，他的聽覺、觸覺使特別敏銳，結果，在不少地方他的聽覺觸覺有代替視覺的功能。林肯 (Lincoln) 據說本是患口吃的人，他覺察到自己這種缺點，即常將石子放在嘴裏盡力矯正，久後他的聲音洪亮，在法庭上議會中出現而升到政治領袖的地位了。又如前文所舉詩人蒲伯，樂聖裴德芬等，都是絕好的例子。

生理上的因素以及依據於生理的心理上的因素，很自然地可以使每一個人的行為以及他的旨趣嗜好，自成一個獨特的模型。將這個原理解釋文學中的個人成分，可說是極其恰當的。一個人的個性，原是他底遺傳的體質，與他底被非常經驗所引起的變態心理兩者共同造成的。他底對於社會環境的理解、感覺與反應，所謂個性不同，就是他底應付環境方式的不同；而所謂文學中的個人成分，實即他底個性在文字裏的表現與發揮。我們由讀史籍所知道的歷代無數文學作家，作風都是各殊的；有些作家，雖是處在同一時代，同一地域，甚至屬於同一經濟集團，而他們作品的性質、趣味以及感人的程度，全都歧異。固然，這些同時代同集團中的歧異，不過是「大同小異」；但是這些「小異」，正是一個作家的特殊貢獻，萬萬不應忽略的。

這並不是主張偏重個人成分，而在說明，要明確地解釋文學，除了社會成分之外，個人成分也得注意；除了從社會經濟等方面作綜合的觀察，對於作者底「行為的歷史」 (History of Behavior)，同時也得顧到研究。我們當然承認，文學是為物質環境所決定的；但是一個作家底生理狀態，以及他底被非常經驗所引起的心理

作用，豈不是物質環境中的最重要最親切部分之一麼！

在這樣的見解之下，我覺得夏炎德君這部法蘭西文學史，編寫得着實可取。他將法國文學從古至今敘述論斷的時候，對於社會成分與個人成分，兩方面都沒有偏廢；在社會方面，說明了時代的推移，解釋了作者的意識形態；在個人方面，說明了作者的生平，解釋了他底表現在重要作品裏的特色。譬如三十三章，敘述小仲馬（Dumas Fils），既提供了當時的生活背景，又告訴我們他原是一個私生子，使得我們澈底地明瞭，他爲什麼這樣同情於社會上不幸的被人玩弄的女子們，寫出「茶花女」。「社會的渣滓」這類作品。這部文學史如果由我來寫，對於作者底身體的遺傳，非常經驗，經濟生活的背景，三者底交互影響，與三者底混和醞釀，或許說得還更詳盡些。但就現書而論，這書的取材，可算是詳瞻精密，態度客觀而不機械；是中國近年來文學史著作方面，最有進步的作品中，的一部新書；值得向讀書界推薦的。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二日

洪
深序於上海。

自序

文化是有傳播性的，研究並理解先進國文學是創造中國新文學必要的步驟。

稱爲「歐洲之花」的法蘭西文學，是世界文學府庫中一部分非常的寶藏。法蘭西人本着拉丁民族澄清的智慧與深遠的理想在人類歷史上所貢獻於政治、思想、文化的奇蹟，爲我們所熟知。他們因爲是神經質的民族，天性流動，情智兼富，精於修辭，長於社交，有愛美的心理，特別適於文學藝術的表現。我們在西歐文學的發展中可以看到，每個思潮或運動的興起，法國不是佔着領袖的地位，便是佔着次重要的地位，沒有一次是落後的。一部法蘭西文學史處處充滿着光與熱，從來很少衰落的時間。而且以歷史言，比利時與西班牙文學差不多是法蘭西的附庸，德國與俄國是後進，在西歐諸國的文學中，除英吉利足以與之並駕齊驅外，也沒有一個國家比他更悠久的。至就文學的各部分言，法國在詩歌、小說、戲曲、散文、批評與歷史種種方面都曾留下光輝的成績。

法蘭西文學的演進可分開幾個時期：中古時期的文學是法國的原始文學；封建制度與神祕宗教是當時社會的兩大骨幹，所產生的文學以歌詠貴族的史詩、抒情詩及表揚教義的神祕劇、奇蹟劇爲主，此外也有表現中產社會意識的寓言詩、諷刺詩等。這時期法國文化拉丁文而通行，法國文學已具相當的基礎。十六世紀，商業資本擴大，科學基礎漸具，人文主義抬頭，法蘭西模倣意大利的先例，釀成文藝復興運動，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自然與個

性的情趣。十七世紀，從封建制度與商業經濟的基礎上，法國完成了大一統的專制帝國，社會秩序井然，唯理思想發達，宮廷充滿富麗氣象，文學返於希臘、拉丁，所謂古典主義以模擬古文學為中心，特別注重理性與形式的美。這是法國上流社會文學最繁榮的時期，稱為黃金時代。到十八世紀，封建社會已呈動搖，古典文學日趨衰微，啓蒙思潮由英國傳入，法國文壇為思想家所主宰，唯物論的思想昌明，懷疑主義成為一時代的風氣；後經大革命的怒潮，舊時代的秩序完全破壞。這是一個新舊社會交替的過渡時期。十九世紀上半期，整個的歐洲走上了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德國理想主義的哲學到處流行，自由解放的呼聲響徹全歐；這時法國文壇上浪漫運動崛起，不論在詩歌、戲曲與小說各方面都表現着活潑的個性、奔放的熱情與神靈的崇拜、理想的憧憬，浪漫主義文學題材尚新奇的情調，形式尚獨創的風格。這種文學是資本主義社會勃興期的表白。十九世紀下半期，法國資本主義社會已達到成年期，年青時的熱情與理想減退，文學轉而從現實的方面去觀察，自然科學猛進，實證哲學建立，文學開始從機械的方面去分析，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文學就是由觀察、實驗、分析、論證等科學方法所構成的文學。但是物質科學並不是萬能的，物質科學的能力在時間的試金石上漸次露出窮態，人們對於科學的懷疑聯帶懷疑到自然主義，同時人道主義與生命哲學應運產生，所以二十世紀開始時的法國文壇為新浪漫主義潮流所掩被。新浪漫主義文學一般的表現是緊張與勇進，然而，社會經濟的動盪促使資產者文學趨於消極、頹廢，新浪漫主義的權威無形消失。當這時代激化的時候，法國文壇上湧現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潮流，由這兩大潮流所產生的無數分歧複雜的流派，蔚為法蘭西文學空前的大觀。

文學不是作家個人孤立的產物，文學是反映時代精神社會生活的鏡子。文學史不能單是作家作品的彙集，文學史須要是文學演進有機的敘述。我們要真正明瞭一個流派一個作家一種作品的特質，必須進一步研究他們所由產生的淵源。這種淵源不外是存在於作家周圍反映到作家意識中的縱的時代背景、橫的社會背景。這種背景具體言之是經濟生活、政治制度、思想潮流與社會風尚等等。本書編著者盡可能範圍處努力證明此點；特別對於一時代生產關係的說明不憚辭費，因為所謂時代背景社會背景分析到最後是為生產關係所決定——雖非機械地——的。在較大的方面，本書作如上的解釋。至較小的方面，注重作家個別的研究；分別考察作家的出身、教育、遭遇種種，從而顯示出其作品表現作家個人生活的力量以及反映社會環境的程度。對於作家的批評，為避免一己的主觀，儘可能的徵引權威的論斷。此外，為使讀者進一步得讀法國文學的名著，將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一一舉出。為幫助對於法國文學的鑑賞，將名著以及名詩擇其尤要者或撮述其大要或顯示其一格，詩歌遇方便時且採國內先進的譯述。所以本書的編著是用各方面綜合的方法，預備給與讀者一個法國文學綜合的印象。

這部法蘭西文學史，編著者曾化了近乎二年的工夫，關於法國文學的重要主義、思潮、流派、作家等，大部分已盡了應有的介紹的責任。倘若由此而引起國內愛好文學者對於法國文學的興味，或因發生興味進而刺戟起新創造的動機，那末，編著者將引為精神上無上的報償。

本書編著，曾借重於許多著名的文獻。一般的方面，法文的有朗松（Gustave Lanson）、勃廉縮爾（Ferdinand Brunetière）、法蓋（Emile Faguet）、格蘭琪（Des Granges）、貝第埃（J. Bédier）、俾利西葉（Geor-

ges Pellissier) 與杜密克 (René Doumic) 諸氏的法國文學史；英文的有斯屈拉希 (C. L. Strachey) 巴林 (Maurice Baring) 與白得勒 (Kathleen Butler) 諸氏的法國文學史。現代的方面，法、英的共有拉魯 (René Lalou) 蒙特孚 (Eugène Montfort) 畢萊 (André Billy) 巴柯爾與耿立夫 (Pierre de Baccourt et J. W. Cunliffe) 諸氏的現代法國文學史。此外，還有洛里埃 (Frederic Lohée) 勃蘭兌斯 (Georges Brandes) 佛里采 (V. M. Friche) 伊科維茲 (Marc Ickowiz) 諸氏的著作以及經濟史、思想史等書也曾數數參閱。再有，師友邵可侶 (J. Réclus) 洪深、陳高備、李石岑、胡冬野、宋膺錄、朱聖果與陸樹枏諸先生，他們有的給我思想的啓導，有的給我內容的指示，有的給我書本的參考，有的給我精神的鼓勵，對於本書的完成都曾予以有力的幫助；今當書成之日，謹向諸先生致誠懇的謝意！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

夏炎德自序於國立暨南大學。

目錄

邵序

洪序

自序

第一篇 導論……………

第一章 法蘭西民族概說……………

法國之自然環境——法國建國經過——法國的民族氣質

第二章 法蘭西語文源流……………

第二篇 中古時期……………

第三章 中古時期的法國社會……………

初期的文治——封建制度

第四章 敘事詩與抒情詩……………

行吟詩人——史詩——故事詩——抒情詩人

第五章 寓言詩與諷刺詩……………四〇

寓言詩——諷刺詩

第六章 歷史家及小說家……………四六

最初的史家——方言文學史家——初期的小說

第七章 戲曲文學……………五四

最初的戲曲——神祕劇——奇蹟劇——笑劇——道德劇

第八章 中古末葉……………五九

封建社會的頹廢——智識風氣的轉變——新詩人尾龍

第二篇 文藝復興……………六九

第九章 文藝復興……………六九

文藝運動的背景——新文學之過程——意大利文藝復興——法蘭西文藝復興

第十章 王權膨脹與法國文藝復興……………八一

統一政府與王權膨脹——佛蘭沙第一之新文藝提倡

第十一章 十六世紀的散文……………八七

賴伯萊——喀爾文——蒙戴尼——小說——歷史——其他